

她摇摇乡

吉尔曼摇著

林淑琴摇译

勻耕匪藍昇閱

遭曾悅類則銀媒今與署廷頒能禁社，員慰回京忍特緣

《她乡》和《黄色壁纸》导读

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一八六〇年出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市。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出门在外,把妻儿送往亲戚家里寄宿。吉尔曼的祖母家族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社会改革家,例如姨婆:哈莉叶·毕秋·斯托是以写作《汤姆叔叔的小屋》闻名、大力呼吁废除黑奴制度的作家,凯萨琳·毕秋(凯瑟琳·毕秋·胡克)提倡女性主义,依莎贝拉·毕秋·胡克积极推动妇女参政投票的权利。这些长辈积极开放的从事社会改革运动,无疑启迪了吉尔曼女士对社会改革和女性平权的信念与决心。

吉尔曼年幼时父母离异。少女时代的她曾立志不婚,以便能够自由的帮助他人,但在二十四岁时改变初衷,和查尔斯·华特·史德森结婚。史德森是世纪交替之际,典型的美国男人,只要妻子守在身边崇拜他,对吉尔曼的文学企图心颇不以为然。生下女儿之后,吉尔曼的身体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于是求助于费城的名医西拉斯·威尔·密区。他的治疗法是强迫病人完全休息,提议吉尔曼从此不能提笔写作或画画。吉尔曼在自传里提到她差点就此崩溃,并且日后根据这个医疗经验写成著名的《黄色壁纸》。

毅然决然结束为时四年的婚姻之后,吉尔曼撑着病体,只身带着三岁的女儿前往加州落脚,勤奋的展开独立的生活,靠写作和演讲维生,渐渐成为妇女议题和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她认为女人不该只关守在家

里 ,应该被允许参加社会的生产活动 ,分担社会责任。她大力提倡社会进化论 ,相信借由教育和经验可以改造社会。

经过漫长的鱼雁往返 ,一九〇〇年吉尔曼再婚 ,嫁给乔治·修顿·吉尔曼 (George H. Sutton Gilman) ,结婚三十四年直到乔治过世。乔治始终全力支持妻子的社会改革运动。

一九三五年她罹患乳癌 ,患病到了末期 ,她决定服毒自杀 ,声明在面对可怕漫长的死亡时 ,个人应有选择死亡的基本权利。

她的言论在她死后沉寂多时 ,一直到了六七十年代 ,女性主义者重新将她挖掘出土 ,这位本世纪初杰出的社会运动家和理论家才又获得重视。她一生写作不计其数 ,著名的非小说作品包括 :被妇女运动视为“圣经”的《女人与经济》(1911年)、《关于小孩》(1915年)、《人类工程》(1915年)、《男造的世界》(1915年)、《他的宗教和她的》(1915年)等。

《她乡》和《黄色壁纸》是吉尔曼女士两篇最著名的小说。

(一) 摇《她乡》

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她乡》是一个女性乌托邦的讽刺寓言。故事借由三名男性科学家代表社会既成的偏见 ,透过他们在她乡的遭遇 ,来检讨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主体的价值观 ,同时提出女人为“人”的信念 ,并全面讨论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议题 ,举凡社会结构、经济、教育、宗教、生育 ,甚至环保 ,都有前卫进步的看法。

社会学家范对全是女人治理的国度深感兴趣 ,自以为能客观科学的观察事物。医生兼植物学家杰夫怀抱骑士的浪漫想法 ,一厢情愿的美化女人。花花公子地理学家泰利以为进入她乡能征服女人 ,享尽风流韵事。三名男子进入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才发现自己的无能和无助。他们先是被囚禁 ,然后试图脱逃不成 ,只好认命学习她乡的语言和

文化。后来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 ,结交初次邂逅的少女 ,进而结婚。但是所处的地位 ,就像故国的妇女一样 ,必须压抑自身的需求 ,调整自己去附庸在配偶之下 ,完全颠覆了一贯男尊女卑的社会架构。

吉尔曼笔下的三名男子都带着错误的假想和自以为是的策略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沙猪泰利怎么也不肯相信一个治理完善的国家没有男人 ,面对成熟的女人却视而不见 ,只见到遍地 “都是女孩 ”。温柔的理想家杰夫将女性视为尼姑和小妹的混合体 ,需要男人怜爱。范这个社会学家也深信一个母系社会的国家里也可能有男人。三个男人一致认为这样整齐有序的国家一定需要男人方可建立 ,于是带着足够的弹药闯入 ,以便防范他们想像中的男人。对他们而言 ,女人是不需要防范害怕的 ,因为她们一向扮演的都是需要被保护、柔弱的角色。

在树上追逐三名少女时 ,和后来三人被包围后 ,泰利拿出丝巾和假钻石引诱她们 ,以为自己面对的是野蛮落后的民族 ,碰到女人可以用廉价的赝品收买 ,碰到男人可以用武器撂倒。她乡的女人面对这些无关痛痒的小玩意全不在乎 ,采取合作的方式 ,并不诉诸于男性的暴力 ,保护自己免受外力的欺侮 ,显现出这些 “文明的 ”访客其实不比野蛮人高明多少 ,他们不过是用枪炮代替了棍棒毒箭。

书中对性别的定义也提出新的看法。在既存的社会里处处昭告着所谓 “像男人 ”、“像女人 ”这样的偏见。身为女性 ,多少次曾经被告诫不准这样那样 ,原因无他 ,只因为你是女的。相同的 ,男性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承受莫名其妙的压力 ,必须光宗耀祖 ,必须强壮勇敢。吉尔曼书里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指出人类一些高贵的质性往往被归属于男性所有 ,女性被排诸在外 ,例如 :慷慨、勇敢、智慧、强壮、创造力、可靠。女人拥有同样的质性 ,但在表现时 ,总会被贴上 “男性化 ”的标签。当三个男人被抓时 ,“像男人一样的挣扎 ,结果反而更像女人一样被安全的捆簇 ”。所谓 “男性化 ”、“女性化 ”的定义在抽离特定的时空后 ,实存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 ,形成讽刺的景象。

在她乡里 ,没有男人批评这些女人是否不像女人 ,她们可以正常的

发展属于人类可贵的特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质性的女人。渔妇和市场的女人可能展现相同的力量,但比较粗糙笨重。这些女人明显的身手矫健,完全称得上敏捷有力。大学教授、老师、作家——很多女人展现相同智慧但常常面露紧张矜持的表情,这些则明显的才情出众,但仍像牛似的从容自在。”不过在泰利眼里,她们只有在编织时才有那么一点女人味。范后来反省:“我们坚信深爱的‘女性魅力’根本不女性,而只是反映男性特质——为了取悦我们而发展的,”她乡的女子无须取悦男人,所以可以自由发展。

她乡的女子借由“处女生殖”或“自体生殖”来繁衍后代。听到“处女”这个名词时,她乡的人非常迷惑不解,杰夫解释说处女指的是未曾交配的雌性动物。她乡的人更加迷惑问同一词是否可用在雄性身上,杰夫只能潦草的回答说可以,只是很少用。杰夫坚持要替女友西莉丝携拿重物,因为在他的国家女人是不该做这些粗活的,这引来西莉丝的迷惑。她乡的女人身手比男子矫捷,智慧也不比这三名男子逊色,甚至超过他们。但泰利认为“她们不懂谦虚,没有耐心,不肯顺服,一点儿没有天生柔顺的样子,那才是女人最大的魅力。”(第六章)杰夫和范俩人在她乡的女人天真的问题里,逐渐发现他们原来的社会存在的性别歧视和双重标准。

在她乡,母职是经过理性的选择,不只是直觉的,“不像我们的受孕是无助的,不是出于自愿的,”她乡的女人若不适任母亲的职责则被劝服,不要生育,这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仍然是非常激烈但诚实的言论。我们不断美化母亲的角色,把女人关在家里做奴隶,难得思考母职或亲职的培育。

另外,女人的工作量往往大得超乎男人的想像,书里泰利夸口说在美国女人不用工作,但经过她乡的人几番追问,才透露三分之一的女人需要养家糊口,同时也生育比较多的孩子。其他所谓关在家里被宠爱被崇拜的女人,有佣人替她们管家,照顾一两个孩子,除了为招待客人打扮美丽,侍奉丈夫的需要外,成天无所事事。富裕的女人活在男人的源

偏执里 ,贫穷的女人则须负担养家育儿的双重责任。即使在今天的台湾 ,中产阶级比例增多 ,女性的事业成就往往超越男性 ,但回家后仍然得负责一家的生活起居 ,等于担任了两份全职的工作。一旦孩子行为偏差或丈夫有了外遇 ,女人便成为这些不当行为的祸首 ,社会的压力都先要求女人放弃工作 ,鲜少要求男人做同样的牺牲。

吉尔曼女士强烈认为孩子是属于国家社会的 ,爱护教育孩子是社会大众的共同责任。因为孩子关系着日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教养孩子的大任不可轻忽 ,需要专业人才来负责。她乡的女人各有特长 ,专司不同的社会职务 ,育婴的事业也需要专人负责 ,而且是由最优秀的人才掌管。她乡的人 “为了孩子的利益发展出紧密的互助关系 ,”形成牢不可破的友谊 ,进而爱国家爱同胞。文明高过以男性统御的文明 ,因为她们比较讲理 ,她们强调的是 “社会 社区 ” ,她们的希望和野心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 , “不是经过 ‘物竞天择 ’ 战战兢兢要跑到别人前头——少数人暂时居上风 ,多数人不断被踩在脚下 ” ,形成仇视对立的阶级 ,造成动荡的社会。

她乡文明已经非常完善美丽。她乡的女子和三个从两性并存的社会来的探险者结婚 ,满心期待着孕成更崇高的新文明。她们认为如果一个单性的社会能有这么高的成就 ,那么两性互相帮助成长的社会将是何等高贵的美景。吉尔曼对创造两性的乌托邦是乐观的——如果 “人 ”的共同意识里包括的是男人和女人 ,而不只是男人的时候。

(二) 摇 《黄色壁纸》

一八九二年出版的 《黄色壁纸》在沉寂半个多世纪后 ,于一九七三年由女性主义出版社挖掘再现。这篇吉尔曼女士自传性的作品又成为惊艳之作 ,也被公认为她最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吉尔曼在第一次生产后得到忧郁症。治疗的过程对她造成身心更大的萎缩。这篇故事的许多情境据说都是她当时心情的写照。

这篇作品控诉性非常强烈，叙述者因为精神忧郁和医生丈夫来到祖先留下的产业度假散心。并且接受当时流行的休养治疗法。丈夫的治疗方法之一就是强迫她离群索居，不事生产的休养。她不能参加社交活动，缺乏人群的刺激，只坐在那里吃药发呆，呼吸新鲜空气。更糟糕的是她惟一能够自主并有创造性的活动——写作，也严格被禁止。

她对自己病情的建议完全不被丈夫和也是医生的兄长采纳，一再被迫屈从于丈夫的“善意和疼爱”。起居的卧室也无法选择自己喜爱的，困居在加了铁窗，床铺钉死的丑陋房间，生活的自主权完全被剥夺。面对房间内可怕的黄色壁纸，从原先的憎恶变成后来的喜欢。日复一日，壁纸的图案衍生成囚牢的栅栏，她先在栅栏后面看见蹣跚爬行的女人，急于要帮她脱困。夜复一夜，这个爬行挣扎的女人最后变成了她自己。讽刺的是这个她急于要破除的黄壁纸囚牢竟然变成她安全的藏身处所，她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肯出来——自我囚禁竟然变成她叛逆的方式。因为在那里“我可以顺溜……那圈环绕墙壁的长污痕，这样我就不会迷路了。”

这篇小说里我们看见一位有创造力的女人在社会（以丈夫、兄长和小姑为代表）的压力之下逐渐崩溃的过程。她的欲望一再受到社会威权的压抑剥夺，因为这些威权自恃全能全知。丈夫和兄长都是名医，理所当然知道病患的需要。小姑也成为执行这些威权的工具，处处阻挠叙述者的创造工作。她的创造力在无可发泄的管道下，移情成为面对黄壁纸的遐想，最后终至崩溃。

目摇录摇

她乡	员
一、非不自然的事业	猿
二、卤莽的前进	员远
三、奇特的囚禁	愿
四、我们的奇遇	愿
五、独特的历史	缘
六、讨厌的比较	远
七、日渐谦虚	怨
八、她乡的女孩子	怨
九、我们的和她们的关系	员源
十、她们的宗教和我们的婚礼	员愿
十一、我们的困难	员园
十二、驱逐出境	员猿
黄色壁纸	员远

她摇摇乡

一、非不自然的事业

可惜这是凭着记忆写下来的故事。如果当初能够带回小心收集的资料,或将可以写成非常不同的故事。一本本写满记事的簿子,小心抄誊的记录,第一手的描述,还有图片——全都丢了。有些鸟瞰城市和公园的照片记录许多街道、建筑里里外外美丽的景象,还有那些动人的花园,最重要的是那些女人本身。

没有人会相信她们的长相。谈起这些女人,怎么描述都没有用,何况我向来都不擅长描述。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做,在那个世界之外的人应该知道那个国家。

我没说那是在哪里,惟恐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教士或商人或贪婪的土地开发商会强行进入。我只能说没人需要他们,何况他们若真找到了那个地方,恐怕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三人既是同学又是朋友——泰利·尼可森(我们以前都叫他老尼克,理由正当)、杰夫·马格瑞夫、我、范·戴克·简宁斯。

我们认识经年,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对科学都感兴趣。

泰利很富有,可以为所欲为。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探险,以前常常大呼小叫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探险了,只剩补钉和塞牙缝的去处。他可真的把牙缝都塞满了。他多才多艺,特别擅长机械和电力,拥有各式的船舶和机械艇,还是顶尖的飞行员。

没有泰利,我们不可能经历这件事。

杰夫生来就是要当诗人、植物学家 ,或者两者皆是 ,但家人说服他当个医生。就年纪而言 ,他已经是个好医生 ,不过他真正的兴趣还是他爱称的 “科学的奇迹 ”。

至于我呢 ? 主修社会学。这门学问当然需要很多其他科学的佐证 ,我也都感兴趣。

泰利特别擅长真凭实据的事 ,如地理和气象之类。杰夫随时都可以在生物学上打败他 ,而我却不在乎他们讨论什么 ,只要和人类生活有关就行——无关的只有少数几样。

因缘际会 ,我们加入一个庞大的科学探险队。他们需要一位医生 ,使得杰夫有借口放弃才开始的医疗工作。他们需要泰利的经验、机器、金钱。至于我呢 ? 我则是借由泰利的影响力加入的。

这趟远征是到一条大河的千百条支流和硕大的腹地去 ,地图需要重新描绘 ,野蛮的方言需要研究 ,可以预期各种奇花异草和珍禽走兽。

但这篇故事说的不是这趟探险之旅 ,这只是我们个人长征的开端。

我的兴趣最初是被向导挑起的。我对语言学习得很快 ,也知道很多种 ,随时可以学会新的。不过我们还是带了一个很好的译者同行 ,我一路弄清楚不少这些部落的传说和民间神话。

我们溯河而上 ,越走越深入 ,置身于河流、湖泊、沼泽、密林交织的暗处。重山峻岭之后常常此起彼落的忽然冒出悬崖峭壁 ,我发现越来越多野蛮人谈论一个故事 ,叙说在高远之处有个奇怪可怕的女人国……

“在那后面 ”、“在那边 ”、“往上走 ”——他们能提供的方向就只有这些 ,但他们的传言都有一个主要的共通点——这个奇怪的国家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和女孩。

他们没有人见过那里 ,说任何男人去了那里都很危险 ,会丧

命的。但这都是古老的故事，从前有个勇敢的调查员见过那里——一个很大的国家，很大的房子，很多的人——全都是女人。

难道没有人再去过吗？有啊！不少呢！但都没有回来。那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这一点他们好像很清楚。

我告诉伙伴这些故事，他们哈哈一笑。我自然也不例外，很清楚野蛮人的梦是什么组成的。

但当我们到达最远的地点时，也就是我们全部必须折返准备回家的时候——最好的探险活动往往都是如此——我们三人发现了一件事。

我们扎营主要的地点是在突出河流主流的小沙洲——反正我们认为这是主流。河流泥黄的颜色和几个星期以来我们见过的相同，味道也一样。

我碰巧和最后一个向导说起那条河流。这位向导是个相当优秀的人，眼睛灵活明亮。

他告诉我另外还有一条河——“在那边，河短，水甜，红与蓝。”

这下我可感兴趣了，急着想知道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我拿出身上的红蓝铅笔，又问了一次。

是的，他指着河流，然后指着西南方向。“河——好水——红与蓝。”

泰利就在附近，对这家伙的指指点点也感兴趣。

“范，他说什么？”

我跟他说了。

泰利一下子热络起来。

“问他有多远？”

那人说路程很短，我推测大约两三个小时。

“我们去吧！”泰利急着说。“就我们三个。也许我们真能

找到什么 ,也许里面有朱砂。”

“也许是印度蓝哩!”杰夫挂着懒洋洋的笑容提议。

天时尚早 ,我们刚吃过早饭。留话给队友说我们入夜之前回来 ,然后静悄悄的离开 ,免得失败 ,被人笑话太容易上当 ,再则暗地希望自己挖掘一些惊喜的小发现。

这两小时 ,将近三个小时 ,真是漫长。我想那野蛮人若是单独一人可以行动快些。一片纠缠不清的树林、水道、泥沼 ,我们自己一定无法穿越。但有一个人可以——我能想像泰利拿着罗盘和笔记本 ,记下方向 ,识别路标的模样。

走了一回 ,来到一处类似泥湖的地方 ,面积很大。相形之下 ,对面环绕的森林看起来很矮很阴暗。向导告诉我们船可以从这里走向营地——但“路很远——一整天。”

这里的水可能比我们离开的地方还清澈 ,但站在边缘无法判断。沿着湖再走半个小时左右 ,地面越走越坚硬。转过一个林木参天的小崖角 ,乍见另一番景象——忽然满眼是山 ,陡峭光秃。

“东边山脉的一个支岭 ,”泰利打量着。“也许离主脉有几百里远 ,这些山都是这样冒出来的。”

我们忽然离开了湖 ,直接扑向悬崖。还没到达之前就听到水声 ,向导神气地指着他的河流。

河很短 ,可以看见水流在悬崖面上的缺口倾下 ,形成一条细窄垂直的瀑布。水是甜的。向导兴致勃勃地喝 ,我们也有样学样。

“这是雪水 ,”泰利宣布说。“一定是从很深的山里来的。”

至于红和蓝——都染了点绿色。向导好像一点儿也不惊讶。他四处打探一下 ,带我们看一处安静偏僻的水池 ,池缘染着红色。没错 ,还有蓝色。

泰利拿出放大镜 ,蹲下来检查。

“某种化学物质——现在无法识别。看起来像染料的东西。我们走近些，到上面的瀑布边。”

我们沿着陡峭的池岸跌跌撞撞，靠近水流冲落、水泡汹涌的水池边。探查边缘，不费力气就发现颜色的痕迹。还有呢——杰夫突然举起不经意寻获的大奖。

一块破布，一块扭结的长碎布。编织细致，上面有花纹，猩红的颜色还没被水洗退色。我们见识过的野蛮部族，没有人织得出这样的布。

向导安详地站在水边，对我们雀跃的神色非常满意。

“一天蓝色——一天红色——一天绿色，”他说。从背袋里掏出另一块颜色鲜艳的布条。

“掉下来，”他指着瀑布。“女人国——在上面。”

我们兴趣来了，就在那里休息吃午饭，从这人身上进一步打听消息。他只能告诉我们其他人说过的话——一国都是女人——没有男人——孩子，都是女的。没有属于男人的地方——很危险。有些人跑去看——没有人回来。

我看见泰利的下巴就卡在那里。没有属于男人的地方？危险？他看起来好像当场就可以爬上瀑布。但是向导不肯听人说说爬上去的事，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攀上险峻的悬崖。何况入夜之前，我们必须归队。

“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留下来，”我建议说。

泰利打住思绪。“嗯，各位，这是我们的发现，先不要告诉那些趾高气扬的老教授。我们先跟他们回家，然后再回来——只有我们——自己来个小小探险。”

我们看着他，颇为心动。发现一个未被发现、类似亚马逊女人性质的国家，颇能吸引一群无拘无束的年轻人。

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个故事——不过但是……

“这地区的部落没有人织这样的布。”我慎重其事的检查那

些碎布之后发言。“在那上面某处 ,他们纺纱、织布、染布——做得像我们一样好。”

“那表示是个相当高度的文明 ,老范。不可能有这样的地方——却没有人知道。”

“哦 ,我不知道。那么在庇里牛斯山的那个老共和国——安朵拉呢？天可怜见才几个人知道 ,它兀自在那里扫门前雪扫了一千年呢！然后那个美丽的小国 ,蒙格特尼罗。这么大的区域 ,你恐怕会错过一打的蒙格特尼罗哩！”

走回营地的途中 ,我们兴高采烈的讨论。乘船回家的途中 ,暗自谨慎的讨论。过后我们还在讨论 ,仍然只有我们自己。同时泰利开始大作安排。

他非常热衷。好在他有那么多钱 ,否则我们可能需要乞求和广告多年才能起头办事 ,然后又会变成公共娱乐的焦点——沦为报纸竞赛的附庸。

但是泰利可以整修他的蒸汽大游船 ,把特制的汽艇搬上船去 ,塞进一架“拆下来”的双翼飞机 ,新闻的社交栏只会轻描淡写一下。我们准备了食物、预防措施、各种必需品。他从前的经验对此行大有帮助。经过一番准备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我们计划把游船停靠在距离最近、安全的港口 ,再乘汽艇顺流走上无止境的河流 ,只有我们三人和一位飞行员。等抵达从前队伍最后驻脚的地方 ,我们留下飞行员 ,自行探勘那条清澈的水溪。

我们要把汽艇定锚在那片宽阔的浅湖上。汽艇有个特制合身的罩子 ,材料很薄但很坚固 ,盖起来像蛤壳密不透风。

“那些土著没法进去或破坏也没办法移动 ,”泰利骄傲地解释。“我们从湖边飞行 ,把船留做回来的基地。”

“如果我们回来的话 ,”我愉快的建议。

“怕那些女士会吃你吗？”他斥责说。

“我们可不确定那些是女士，”杰夫慢吞吞的说。“说不定有一团的绅士拿着毒箭或什么的。”

“如果你不想去，就不要去，”泰利冷冷的说。

“不去？你得找一份禁令才能阻止我呢！”我和杰夫两人都很确定这点。

但漫漫旅程，我们的确一路都有不同的意见。

航行海上是讨论的绝佳时机。现在没有人偷听我们的话，可以在甲板的椅子上闲躺游荡，高谈阔论——因为也没有别的事好做。我们完全缺乏事实根据，所以讨论的范围更可以海阔天空。

“我们把文件留给游艇停留地的领事，”泰利计划着。“如果我们回不来——就说一个月后——他们可以派遣救难队来找我们。”

“讨伐吧！”我要求说。“如果那些女士真的把我们吃掉，我们一定要报复。”

“他们应该不难发现我们最后停留的地点，而且我画了一张有湖、有悬崖和瀑布的地图。”

“好，但他们怎么上来呢？”杰夫问。

“当然跟我们一样啊！如果三个可贵的美国公民在上面失踪了，他们总会找上来的——更别提那个美丽的土地晶莹的吸引力——我们就叫那里为‘女洲’吧！”他打住话。

“泰利，你说的没错。故事一旦传出去，这河流就会挤满探险队，飞船像结集的蚊子一样涌入。”我想到这里就笑了。“没让八卦报刊之王参加，实在是一大错误。天老爷，想想报纸的头条！”

“省省吧，”泰利冷笑。“这是我们的游戏。我们要靠自己找到那个地方。”

“等真的找到，你要怎么办呢？——万一你找得到的话？”